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八

後學武陟王軺
永年武以[illegible]校訂
九世孫[illegible]
十世孫金[illegible]
十世孫[illegible]
十一世孫[illegible]敬刊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七月

初一日

月川譜中載洪熙元年河間趙本來學本字致用甯律人癸乙科進士又永樂十二年保定府州王綱來學父坦官給事中聞先生風遣子就學後中乙科綱與本皆孝廉從遊大儒其人定有可觀惜無傳之者令後世無聞焉

初二日

親友過訪者皆云此時銀一兩換錢六千秋糧一石價不值一錢官糧緊急功令嚴切銀日益貴穀日益賤聞衛亳蔡已熟之田而攜家逃去　彼河決衛溺苦不堪言而稍有秋成者其苦又如此此等景象不無隱憂愁之甚矣異也因記之

初三日

堯舜禹以一中相授受中即所謂天理也危微精一是堯舜禹之自己體貼處孔子于此學而生乎好古敏求不知費多少體貼凡真儒皆出不經自己體貼來是義襲而取唐江村認理提綱九則亦是[illegible]

貼出來

李國華　弟平昔最惡管閒事之人而已

卻似好管閒事者在他人以爲閒事而已乃覗之爲切身義有所激而情不容已故耳竊念古老生長都門千餘里卜居蘇門者以與國老爲手服故相就國老亦以蘇門爲古名賢姚許諸公化民成俗之地故相邀此姻戚中一段最美之意世世相好無相尤有無相通分宅而居此自情理之宜天于善平仲交久而能敬此語誰不聞之今未十年

具呈爭訟冐暑赴審竊爲二公不取也區區阿覘何關輕重而王戚遂成仇敵耶致古老具呈晉國老父子疏節之咎不容辭古老親屬尊輩亦當念國老之久病晉生之稚弱以大容小豈非長者自處之道乎腐儒之言已而與古老晉生各詳告之矣望兩家各退一步各反求已之所未盡者勿徒一味責人也國老所借古老之銀如其未完定當速完不負欠於人方可自慊於已古老既不能焚券於前而必欲銖兩於後亦非敦之得世蘇老裴如初事既相干自有酌裁聞王蓁老太史亦不

肯坐視欲爲兩家調停此亦豈好管閒事哉故求以二公爲賢者相知以過車決勝於議壇可以不關取賢於買復二公三思而審處之毋庸爲二公曲突徙薪尚不肯令之焦頭爛額此老夫區區十年來與二公爲朋友之意二公倘各守己見定求相勝因怨隙深報讎之薄爲人笑彼此相共下爭論千古人莫得出書問過令名無調停起望於高明

初五日

示諸重孫　爾浩年十四矣溥浴入九歲溫潛五七

歲亦皆入小學授句讀隨班於先祠四時行禮即是爾等成人之始正在孩提稍長之時不知孝父母不知敬兄長便是自喪其赤子之心安望他日之有成立乎聖功始蒙養古人有胎教悠忽姑息娛悅目前縱恣成性將由惡終皆蒙養不端貽之禍耳悔何可追爾等日夕講解從知識方起意念初動時即有此一番閑邪存誠工夫何愁他日不升堂入室也

初六日

題蒙養卷一則　即前初五日示諸童孫一段

初七日

再題蒙養卷一則　澗潛隨其父守官而望亦不及者謂其有兒之責義責諸翁其任更重遞推之而濬亦重於溥浴解溥浴亦重於濬浴解冀日晨與令望兒字字訓辭於前釋孫諸譯孫面囑望其領略而爲父兒者便從此日領略起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庶不負爲孝友堂子弟升堂者升孝之堂堂也入室者入孝友之室也不孝不友祖父恥與爲兒孫矣

初八日

元公以無欲二字爲千古入聖指要明道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意之所向不必聲色貨利即功名道德一有膠固係戀之跡此心便不得泰然如何能靜虛動直物來順應無欲二字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難非深造自得之後未敢輕言也

初九日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孔孟在當時亦均之爲是人也只是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則固有大者存也在當日不覺其所關於天下萬世者何在

在天下萬世後自覺之總之有見於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萬世於一塵之外能以其學於已者而誨於人師友之與從此若干餘年而有濂洛關閩之道一光矣又數百年而有陽明及門之盛幾數千人且多賢者師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當日孔孟之不厭不倦者所以貽留於天下萬世者耳

初十日

彰德司李毛會侯際可過訪夏峯會侯嚴州人云子陵本姓章避漢帝諱改姓嚴嚴州從子陵得名而子陵竟迷失其本姓今千幾百年矣會侯有何云

故國今非漢方州尚宇嚴亦可作野史中一段淡話

十一日

寄蘇澤公時轉江西按察使　弟海留蘇門十三年矣皆借老親臺之庇蔭也目今七十九歲耳目雖云聾瞶心思尚未荒迷無所事事與二三子紛斯有理學宗傳宗傳考各一部西書近指書經近指各一部畿輔中州人物考各一部餘還有數小種遠路不能就正一以消閒歲月一以報答穹蒼此老所傳山居功課也親臺命世人豪當時與許俞

殘喘不知尚有餘一晤語否所望者敝門人歐陽
以書生投筆志欲請纓者就江西一小弁以拼避
而華遷船之弊遂遭毒手今四十載生死存亡俱
不可知其友王某與之同登武闈者[illegible]涉遠往
探消息因叩台揖倘得生還便屬再造附此過十
年濶別之情臨楮翹首曷勝依依

十二日

寄安慶左忠肅子弟　久乏音問天南天北惟有勞
結三年前自令親自都門曾寄一函伊時聞有婺
字恐未得達又致西華公一函亦竟杳然廿年前

有薰得諸忠手蹟一卷邇來遠近賢豪常來借閱

以當面對又有搜乙丙記事遺稿付諸梓者魏忠

節令孫時有音耗近亦得覩楊忠烈遺裔周忠介

子孫亦久不聞僕寄居蘇門十三年矣[illegible]

八十聰懷往事悵然與思有會記[illegible]

副我囑孫德門近況附舊郤并孫文正誌文各一

册

十三日

盧[illegible]以狂傲得罪下獄其友謝茂秦行哭燕市告

諸貴人曰天乎究竟盧生之[illegible]諸公何不[illegible]徒

今于載後哀湘而弔賈平毆生某以一書生提挈

意欲請纓志亦壯矣竊不自量一擲避小于藩薦

諸旗甲相沿之積弊反遭其毒手三年來生死存

亡杳無音耗其友某毅然走數千里爲之申訴求

援此誼當不在茂秦下顯行過予諸同人踐以大

號爲壯行色予書此以告三千里之篤於友誼者

莫謂當世無豪傑也

十四日

復鉅野令　奏見同詳詢汚狀劾奏之力具見實事

且體士在節養老諸善政次第舉行循吏規模窺

於此矣但主之以有恆用之以無欲學功一了百當更可喜者聞尊君止願足下做好官不愧作民父母是以賢父而成其令子足下益宜自勉老夫父子且借爲門墻光矣心欲盡力欲實闇邁即此見義勇爲此老夫所惓惓於貢契者

十五日

薦馨問學問到晚年自得在何處當於何處用功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者於於倫日用之間處處踏實不肯鬆放過到三十年來所拈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也此便是深

義義集則心慊何不自得之有中庸無入不自得
亦只是行素不顧外行素不願外正是深造之以
道此段功夫何論晚年少年不從此處著手到底
只是義襲而取闇的之分欺慊之介危乎微乎入
十歲所望於二三同人者正在此

十六日

蔦馨問放下有時全湊泊閒來無事不從容便是要
頭是道從容中道聖人矣學者可學而至歟曰謂
聖人不能學是無志者也天子臣翁友欽其未能
視聽言動欲其中禮喜怒哀樂欲其中節此外無

聖人之學我與聖人不差毫釐只是聖人求其能求中禮求中節我輩不求能不中禮不中節便差聖人千里矣紫陽放下有時全湊泊明道門來無事不從容已見得頭頭是道便是聖人可學而至然其把柄在窮理在識仁我輩不能窮紫陽之理識明道之仁猥云學聖道無繇矣

十七日

復李叟五　諒甲戌歸孔林生訓在濟遨遊其署中留五日而濟之山川景物猶依然在目中也生則以濟起家今成當代人物未及三十年親友復來

治濟循蹟且出前人上其名世之業不問而知濟亦可謂於吾黨士有夙緣矣大難錄一編僕十入年精神所寄不敢謀諸梓者謂搜羅未廣多有漏遺且欲待其人而付之奏兒歸極稱親丈勇於爲善不憚煩不惜費計日便可竣事切喜已收之人其精光既聚則未收之人其氣誼潛通纔有所得或不妨編入補遺此則親丈之事親丈之責也僕之所待者得其人僕之事畢矣不盡

十八日

寄耿幹汝　古人位三公恨不爲令以令最親民得

行其德也朝起一念焉暮可及於人不無隔手無等待隨時利濟即事勢萬難之會救得一分水火留得一分元氣從古眞儒名世只是自盡其心焉而已虛心講求實心幹理剛心斷物冷心擠流俗此僕與鹿忠節四十年相期素願冀一試之期月三年之間未得身親故惓惓於良友由求居政事之科非有奇行異能也曰果曰藝果不濡滯藝不糾纏此皆人可勉而能者即子貢之達亦豈絕德哉以吾友勉旃一事果達藝之精神通體俱在主之以有恆出之以無欲何愁不與由求而發見

父之堂尼父之室哉聖門諸賢不必盡是理學經
濟節義文章皆理學之發用散見處也能成得一
件便是聖門之徒詞章應付鹿忠節恥之儻亦恥
之

十九日

復高司寇　殘年病骨日夕神遊渥水之雙鄉居與
親臺聯袂接杯也冀成都歸蘇門承翰帶詩筆兜
如覿面益見老親翁之位愈高而德愈盛當代者
世應不作第二人　國朝於六部獨鄭重大司寇
正以其持天下之平■化存元氣所賴於仁人

君子者甚鉅非親翁孰能勝此任而倫侯平居啓行矣幹汝治鉅野錚錚有聲據見在旋得次第鏡有吏才但此時爲令萬難於昔曰親翁屢昔遇之既在塵外此時須破格提拔成就耿生作一循良吏亦親翁一大陰德也如有所薦必有所識僕固難其大端矣蘇門無事輒有數種無副本不及就正雨小刻先呈覽

二十日

毛會侯問由求爲聖門高弟何爲季氏聚斂夫子不止於未仕之前乃鳴鼓於聚斂之後耶曰財用生

於政事由求居政事之科足則固所優爲必欲攘奪其君刻薄其民由求亦不肯出此其仕季氏也未嘗不欲其匡正季氏之失化小人爲君子亦往公山佛肸之意由或能領其概夫子寛由而獨責求求無匡正眞實爲季氏用全非夫子之心其曰小子鳴鼓而攻之警求也警季氏也亦所以警諸小子也

二十一日

明道謂其門人曰諸君會此聽吾言而已未嘗學也請問焉曰且靜坐夫舍聽言而從事於靜坐此何

誠也蓋嘗思之必此諸公之精神全發揚於口語之間而含藏意少故教之且靜坐澄其心而息其氣然後可以紬繹吾之言此程門教旨也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有得於靜者孰能知之

二十二日

凡人卒然有非意之事須堅忍剛毅乃不入戰懼戰懼多氣弱而中柔者故多危疑震撼不能遏定然又忌冥行但以勿動心為主酬酢應變處處而不偶思惟聖人有許大幹濟之妙在

二十三日

小人陰險之性力足以爲惡君子與之相遇不論其
在吾上在吾下只求不爲彼所戕害不求得其歡
心一求歡非媚即昵均謂之比匪所傷不既多乎
此係擇交事不可不慎

二十四日

劉思中評 徵獻人物考方正 野史氏曰予少時入郡
而公老矣猶出不會客遂未得晤諸長老爲予言
其人大概如此其殁也鄉評重之公舉祀於學宮

張泰評 徵獻人物考補遺 徐來瑨之爲人圖陷此輩
性行之險惡然亦有因激而成者不能備駁小人

而謹躬守禮不爲小人所戕害此非豪手不能

二十五日

宋登春評畿輔人物考隱遺野史氏曰世未有眞知應元者故應元亦不欲求人知也荊州太守能知君不遠數千里報之其知己之感也更倍於他人乃知其隱於酒隱於詩隱於遊[illegible]其知希自貴之意嘗讀放達高隱遺專易長人輕世傲物之心此可[illegible]於應元而及之應元乃眞狂狷者也

二十六日

王命評畿輔人物考清直受謗不急自解甯人負我

勿我負人欽甫可稱長者本傳稱饒城被水不浸者數板命爲文登城祭畢水落迄不爲災治鳳時蝗食苗命爲文禱於神蝗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精誠感格從古記之矣

二十七日

毛鵬評畿輔人物考經濟 曰汝南以孝友姻睦之行素孚於里閭而到處建立人推經濟此才節合焉者也年僅四十有四惜哉

二十八日

送別吳聖開叙 甯國吳聖開學有所本予 與之處

逾二年矣一番晤對輒有一番裨益三五同人且借以鼓舞摩厲津津乎日見其進也今當歸去過夏峯言別予念聖門於學問一事真如飢食渴飲其望人之共學亦如飢食渴飲聖門亦可謂剎心也哉大段此件事須用功久之方有覺悟亦自我知之自我言之難以盡語之人即語之亦不過因人指點强聒一語便生障碍若言下解悟了無遑拂非功與已齊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夫子雖曰無行不與不倦為誨然不啟不發不復告者此中之權衡審矣涇陽顧子有言慈湖以傳

象山者失象山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矣龍谿學有獨詣烏能背學龍谿之流弊耶臨路無可爲君贈但願日求進則日有自得學力愈深執見愈破他日再相會當益有匡予之不逮者同學二三子賦詩爲別予次其語以送之

八月

初一日

先儒拘泥之見紛紜於章句字面動滋多口亦大縛人龍谿每以用功執著太至脫累爲虛解縛則爲妙劑然人品不齊工力不等又未可盡以解縛語

增他人之縱肆也一番痛快處便有一番流弊處知其流弊而預有以砥之補偏救弊因時制宜方是眞實儒者

初二日

友問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愚破即知何云非知也力行足以忘私私忘非仁乎知恥足以起懦懦起非勇乎曰君言亦是解縛快語第就聖門觀之孔顏之外更有何人稱好學者回也三月不違餘日月至焉夫子嘆剛之未見仁必有勇棖之慾焉得爲剛由之果仁則不知據此則學有斷續者即不

可語於知者之不敢行有純駁者即不可語於仁者之不憂恥待激發者即不可語於勇者之不懼天行健至誠無息未能盡人以合天一毫强襲不得也三近云者雖未必驟合已望而趨爲便可驟至其功力正在困勉之間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忠恕違道不遠皆是眞實體認可想三近之義爲山九仞猶恐一簣之不加掘井九仞猶恐及泉之未能況廢於半塗者乎

初三日

入城巽權堂下榻頣菴作古愴焉有懷　下榻思前

日今懸已六年重來尋舊夢無語意潸然

初五日

題賁志軒為念怙 八月之五日過念怙讀書處几上有古文彙集二編前編二十五卷自左傳至宋後編三十五卷自周禮至宋無一字非紹開公手抄紹開督衛河利賴最永丙申捐賓客旅櫬七千里既不能歸又不能瘞煢煢孤嫠鞠念怙讀父書有成以立門戶而慰游魂予視還穉對弱子病榻依依呼孤兒侍側欲言悽斷之景況實憐我心予無所以益子者但願念怙讀父書屏除少年習心

習氣時時刻刻如對先人於此病痛猶講尋思求
先立身之道端不外此因顏其讀書之室曰貴志
軒猛自憤發急圖立志或急欲立而志不能即立
總不能借助於他人姑待於異日直當念責吾志
將陽明責志說錄一通置座右是在子之自策勵
耳幼而無父曰孤詩取陟岵寄仁人孝子之思茲
夫昔年字子以念怙今日題子居曰貴志其亦庶
備一片痴腸也

初六日

與三無道人論易二則入大旨

初七日

答呂崑峯所寄戴巖舉書　學問不經鬧熱處走一番終是放不下入悅道德出悅紛華靡麗即賢者且不免須是一切風波是非榮辱得喪果然都無些子與吾身心性命不相干涉此纔是英雄同首直截入道之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千古做聖賢豪傑的眞路數

初八日

于杜若行畧　杜若名鴻漸安肅人順治丙戌舉於鄉介謝叠甫稱贄於雲宿舍戊子予過其家留十

日題其讀書之室曰必爲軒壬辰登進士授醴陵縣令赴任視予蔬門約卜居相鄰得終老之計治醴陵有能聲時鎮長沙孤山過醴杜若不及迎孤山怒杜若往拜孤山不爲禮踞地而坐杜若亦踞地相向而坐各無言久之孤山問曰汝何官曰醴陵知縣孤山曰我過此縣如何不禮我杜若曰今日特來相拜如何敢不禮孤山問曰不語杜若亦不語仍坐不退久之孤山復問曰汝何處曰保定之安肅孤山曰安肅有千大爺官在某處作官保可知道杜若曰便是先祖孤山曰伊時有某人某

人者年尚幼尔可知道杜若曰某人者係某人之子某人者即我出孤山起而相抱曰某人之子即我出兩人遂莫逆嗣後孤川之威燄少戢而趙方陰受其福杜若譽望亦隆未幾困於病病而死人多惜之無血允杜若沒之五年其邑人有龔廣文者爲予話其事因記之以符予思

初九日

鹿野史道傳餐　予幼而往來都中經過其第深崑人爲予言正德癸酉鄉試栯菴公見克去二場文即封一束遣之令放榜後始發乃對一聯云一二三

千人中文章冠首四五十年來友子舒元旦勝相
倬以爲美談暨讀其傳乃知公立朝居官皆有經
濟謇傳奕葉甯直科第流芳已也

初十日

人不能與人相處則自己無置身之地何以位置人
故能位置目前人者則可以位置千古人一人而
求備則無人不見其短隨材而器使則無人不見
其長跛者可使守門戶聾者可使司更鼓天下何
嘗有棄人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取千
古人之善是起千古人之朽骨而使之靈立所以

嘘目前之聾瞶而使之醒也舜之樂善禹之拜善是何等心腸故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自開闢來只此一善是人生真種子任世代遷流到底抹殺不盡前聖後聖根源在此

予考人物而分爲七科正欲其多取人物也若限於一格則不合式者多矣取其淸則無病其隘取其和則無病其不恭意在進取雖寥寥而無害意在信果雖硜硜而不辭役固各有取爾也既有專門入其門則收從古設科取士亦如斯而已

十一日

念菴云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卻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谿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友朋總難與力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若能擴充長養常如夜之所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人近時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

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徑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此段爲後來講學者中流一柱不獨有功於陽明更有功於程朱

十二日

入聖學録一則　成祖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僚亦有知易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是爲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

入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文入謝上惘其乃命爲侍講學士賜之休沐武周大與人

十三日

答田莘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臺旨而詳言之無非借此以爲求教之地也片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之宗指謂閑邪以存誠先生宗指謂存誠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云夫人一生自幼至耄一日自子而亥無一刻非邪之緣其來不及拒其發不及覺其細不可檢縱目事隄防無論邪不能止即止之爲勞已甚稍懈焉邪將

又伏故不如以一誠爲主如大學之知止中庸之愼獨曾子之忠恕孟子之不動心但使此物提醒不昧則邪萌自消即如杲日當空魍魎自滅如此日日存自無邪久之不用閑無邪誠矣此是一了百當之法只預存一誠自可省卻許多閑邪工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敬工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此之境地是欲淨理還有不期存而自無不存之意非決蕩羣陰閑邪之主豈易語此錄謝駙

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即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閑邪也下學也求言亦明言之第未嘗判定何為下學從入門路也何為上達從成德後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總該謂閑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

中致吾和急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爭勝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卻伏於內或憂懼自內中之然其弊卻流於外不邇不殖惟湯非知仁勇惟能袪誠憂懼至此之害渴同之害和驩虞小補之害治均之旨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凜閑邪之誠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允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於先生不敢

靜之旨悟者不在多言本體工夫一齊了當

二十一日

督亢王濟美過訪　范陽初識面倏已廿餘年歲月

予空擲操脩爾罔愆貧類疏食美閒覓水山緣蘇

嶺嘯聲在今聞應爽然

二十二日

又贈王濟美　論年徒有三旬長聞道慙無一日先

此件工夫君記取助忘雙遣是心傳

有器局人自不任客氣賣弄精神衆人嫉賢妬能文

過飾非甘食悅色比匪隨俗有一於此便爲物欲

牽纏安望有出頭之日能不犯手自能做出大事
業來爲百代殊絕人物

自入八月陰雨過甚晨起憑几雨滴簷聲不止偶讀
王蓼航太史大梁行云八月晝夜連陰雨城下水
從城上取九月忽傳黃河遷天明十七歲壬午黃
咏之競惕靡甯漫記於此

二十三日

戲題有引壬寅八月之廿三日兼山堂小集陰雨綿
綿經旬不解濟美是日爲上客揮麈卿杯餞有酒
人之致三十年已謝觴政忽爾添我酒腸因述舊

日諸語乃知嗜酒之根仍在無怪馮婦攘臂下車

忘　少年有與寄杯中常令柴桑拜下風酒印令

朝應盡于糟頭新起一英雄　陰雨孤村已暮秋

糟邱經略舊封侯而今老去談傷政覆餗猶能涎

酒籌　不速三人冒雨來英英年少氣雄哉青州

從事各能傾已向新曹拜命廻

二十六日

陰雨連綿喜得濟美共話破悶　浹旬陰雨殊岑寂

千里朋來慰我思傷祿與垣俱勿問一壺濁酒一

篇詩　一從渠水相違久此日兼山坐對時風雅

只今鳴海內齊盟狎主定推誰　端木談詩兼悟學西河論學並通詩學詩合併非歧趣會得如君更不疑

濟美於予詩稍爲移易頗恢我心口占志感　八十一

談詩亦自癡析疑共賞本無私蒙君點破成吾趣益信前人一字師

二十七日

文人墨士知足以先人言足以文世遂居然以高士自負人亦以高士目之已無愧色人無疑辭以爲如是是可已矣嘗思之李延平隤然如田夫野老

孱無異於深山之野人夫與野人田夫無異者必之不求先人不求文世已不見爲高人亦且戴其高而忘其高矣區區自賢自知去聖人之門日遠安望升其堂而入其室哉

二十八日

大凡胸中有一物沾滞不能融化便是障蔽明道擴然大公物來順應正是其融化之盡古人作用光輝展拓得去如箕子佯狂亦只是委曲自靖卻未嘗有分毫不化處湯之南巢武之牧野尹之桐宮周公之東征其義一也

不融化不在大小之一飲一食一話一言凝滯於心便成痞塊看得破熟華事業亦是一片浮雲千古聖入只是行所無事正見其能融化耳

二十九日

濟美和予詩數首所謂拋磚引玉也口占　磚拋玉引語非虛老去吟情尚未疏衛武太公稱好學論年俱在八旬餘　孤學譾才難入室多君造詣已升堂花經風雨惜猶艷道在江湖意更長

三十日

題臥榻　一榻十年外幽棲信復疑大廷還白簡庭

漏敢誰欺去妄先非靜存誠亦是癡助忘兩不着

爭取曉鷄時

九月

初一日

籬菊將放客不待招賦此志留　東籬菊綻色初嬌佳士相過不待招隱逸花留懺逸客幽致心事不蕭條　重九前期日復九知君有意蘇山叟又蘇山舊業屬孫家好瑒嘯署東畔韭　鷄街菲來佐酒杯柴桑已閉又重開宗賓可互爲賓主一子原從一室來

初二日

與濟美話夜　有詣成孤往夜情老更癡同人久寂寘後起應歸誰　意象歸來合源流未始歧清霜飛片片燈下坐談聽　列聖從頭數一人與二難同歸寘會得前事後人師

王五修杜孟南抵夏峯

初三日

望公勇不至　故人憶別二年餘頗有存書謀索府珅山里兩終未易一枝覓得復躊躇　要當扶黃河正怒流乍騎朔尚滯扁舟兼山堂許留行客寒遊

迸君共唱酬　馬嘶門外客疑來每向南村望眼

興此際料君應念我精神彷彿夢還江

胡信山寄周忠介子茂藻茂蘭書二紙琥忠介孫允

枘書一紙並左忠毅誌文至

初四日

杜君異令其長郎孟南千里持書視予夏峯孟南予

孫婿也喜而賦詩　留孟南並寄君異　憶昔江

村與百樓比鄰風雨喜相求白頭知己獨君在

里依然念舊遊　雛鳳翼英英覘世德乘龍冉冉謫

門楣欲憑夢去猶疑幻攜得書來慰我思　新移

籬菊帶霜開正是白衣送酒來恰喜草堂無俗客

他鄉攜手共登臺

初五日

姪孫永與王入室值移菊適有人惠魚酒故末句及之爾祖作官爾父貧

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便是吾家立

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他鄉故國兩淒涼無厨

細話從前事煑酒烹魚花正黃

初六日

讀文析曹子語二則　中庸既說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與能而繫辭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

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蓋此件事百姓原是知不得的故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亦是離不得的故曰民可使由之可由不可知民之所以鮮能也入德君子不甘爲日用之百姓則知止知幾詎可忽諸知止知幾必自致知始陽明可謂知言　木忻子云於今且要理會箇甚是根本方謂之知學竊思之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乃根本也故爲天下之大本爲天下之達道若習心習氣原無根本一洗滌而習心去本心自還習氣除純氣仍在能識得這箇消息方好著實

用功若云不要苦力習心習氣如何銷融得盡

初七日

示王五修　喜爾頻來過草堂應知傳習不能忘隨時識認斯天理老學菴中不易方

與五修語二則　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動靜即天理也此處必須眞實分明方有工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天理終與我無干　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戶皆由道也飲食皆至味

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初八日

寄覺明和尚　予腐儒不窺禪理然竊聞之先儒云告子禪宗也無善無不善一言括盡釋典千經之旨然其得力處在不得勿求聖學以至善爲宗其著力全在反求此儒釋之辨也予嘗謂三教聖人各有門宗法各爲用正不必强而同之淆亂師說昔孫文正與王劬生同在館中遊西山一禪僧講解中庸大旨劬生說楞嚴以答之文正笑曰今日哭見一怪事衆問之曰秀才忽變成一和尚和尚

忽變成一秀才此豈非怪事今之攙和互襲爲此論者甚多不知非尼山意并非雪山意也邇聞仁人義士歸禪者指不勝屈所知者如性因頑石輩皆雪菴和尚一流人君異爲予言覺其歸禪也亦是英雄回首反求勿求之旨俱不必問或一日與性因頑石遇嘗不知如何共洒長沙之淚耳腐儒不知禪而深有慕於歸禪之心故從千里外寄訊未審嘗否

初九日

與杜孟南語二則　父之執友等於伯叔古人鄭重

此証晩近交道湛夷安問父親榧子厚以挪易担
是有交道人故磨碑記父友昔止生在江村嘗稱
其父挑端坐受拜古道照人一日攜其長男通子
獨拜牀下予欲答禮止生愕然曰不知老兄不曾
許我爲友如何加禮小子乎予竟立受通名觀蔵
予蘇門予念與止生友不答葬郎恐答匪郎乎今
孟南不遠千里特奉父命來念與而翁五十年道
義骨肉答禮孟南是不友而父也兄係孫婿耶予
論友道忠節而翁之外亦不敢汲及榧子磨碑記
父友予猶嫌其多人多人便非執友矣此道廢者

受者俱不容汎濫　昔鹿忠節與及門子論舉業而兼之論學人謂其多此論學也沒二十餘年學人讀其遺集又謂其多此論舉業也是皆分舉業與學爲兩事夫舉業與學果兩事乎哉陽明謂學正有益於舉業還不惟亦謂舉業無妨于學予謂無一時而非學無一事而非學况舉業以吾之心發聖賢之蘊而謂其有妨于學也豈不謬與不知非舉業與學異而舉業之心與學異遂成岐衚耳周子諸大儒孰非業舉之人孟南今日攻舉子業讀聖賢書明聖賢理功名富貴聽之於天此便是

真實學人真實學業而爲學業所制登峯造極畢竟以學人結果此身此心曾子之嫡傳孔子之家法也

十一日

答黃誠公問　知道無所不在則無時無處而非學也吃緊下手工夫只是箇求放心三月不違所幾存之之君子日月至焉便不敢言不放求放心亦只是去人心存天理而已一分欲去一分理還欲盡去而理全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再勿令其放此復性之功盡人以合天者也顏曾思孟諸大

賢以及周程張朱諸大儒其學皆是指此總是以孔子爲宗孔子一天也諸賢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夫子之道焉夫子其教化之大德餘皆小德之川流即夫焉之與知與能亦不可謂非川流中之派衍支分也所謂體用一源殊途同歸者耳若二氏則源各殊而各有所歸固不必强而同之也予歸而靜坐一一向自已心中識認欲耶理耶始知此心之放逸不少同日不及書姑就其語答之如退保汲嘗出以共質

十二日

黄此載公初贄詩以贈之　老學探幽燭光爾來輝我此山堂斗間氣向杯中落天外霞飛塵尾揚疑義共參志夜漏孤懷欲往亰秋霜行生滿目原無隔大道今如歸是鄉

十三日

與丑修語　夫子一生學習只是箇爲不厭誨不倦而已矣誰人不在學誨中誰人能離學誨事無一時而非學也即無一時而非誨也彼問此答兩情豁然便是成已成物之義即如今日載公初贄兼

山堂彼云學也我云誨也而互修之贊佐於其間共質所疑共印所信是即互修之學也是即互修之誨也學誨非二事亦豈兩時哉昔從遊陽明之門者先令諸錢王俾講說大義予耄矣而氣弱恐負來者之意正藉互修闡發我輩多年共學之旨此便是爾之實學實誨也我輩聚首一日當不虛度此一日口頭襲取不獨誤人其自誤也更甚要避借助良友果得一二同心共偕大道便了八十歲腐儒報稱依若之一念耳

十四日

孫昆源祝予夏峯愴然有懷　三世論交未識荆高

鳳城外夢魂驚入門不問爲誰氏撲貌依然似父

兄　嶺外濤霜秋氣深回看前輩思不禁江河難

浣英雄恨天地應知忠義心

潁川劉公勇涇途數百里是日拔夏峯殿夙約也

十五日

春秋時列國諸大夫如蘧伯玉管晏子產𥳑孔子嘗

亟稱之至與子貢論士而直鄙之爲斗筲此何說

也蓋論人不求備孔子自不沒其長論士自有眞

孔子豈容濫爲取諸大夫佾佐也孔子志在東周

應不屑此肆廣小補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正從此處看出孔孟位置千古人全在行已有恥一句取齊有恥則不辱已不辱君則稱孝稱弟必信必果規模不同要皆有恥之人也

十六日

劉公勇卜居欲近夏峯　獨坐高秋近嘯臺得君欣見一峯來奇人到處非無意面目於今又一開

十七日

孔子位置已在之人乃所以陶鑄後來之人於定案之中要得其活法如知廉勇藝四字足盡君子之

長此定案也而文之以禮樂始可以爲成人則活

此也活在和三字足徵三子之品此定案也乃所

願學則在時中之孔子此活法也天下萬世無人

不在其陶鑄之中讀孔孟書須受孔孟之陶鑄方

是善讀書不向自己身上理會即謂之不讀

嘗聞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乃今

聖人往矣道仍歸之天地耶亦浮寄於日用不知

之百姓耶嘗思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聖人未生

無體道之人非無道也天地一未發之中堯舜湯

文周孔大聖人亦中節之和隨天地之氣機之所

發而列聖各有一中中之非膠於一轍也一時有一時之中一時有一時之和天地之悶惜不離百姓之日用聖人復起取足當下而有餘天荒地老誰謂聖道遂終晦哉

天地間極怪異之事皆極平常之事見以為怪異則怪異而已矣見以為平常則平常而已矣堯之晦其終不損乾坤之色風雨何常陂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煩惱震動不必留滯間與焉觸焉而亟然冶而鉛錫鼎亦與本性無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生

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矜怀異耳

廿八日

與公勇詩四章彙爲卷跋其後　古人薄戚恩而重知己非謂恩可薄也蓋重知己之難也予於公勇有知己之感辛卯歲陳使君準水特令公勇勉予赴召予以老病請公勇以爲然予於此時謂公勇知我迨公勇登第將謁選前予曰本無宦情得告便來蘇門矣受官五十六日果以病請令果來蘇門數年來酬倡之詩郵寄多未到令兒子彙錄於

此見子兩人論交非泛泛也

復張穆菴　聞公署亦爲淫雨所毀便可想見小民怨咨之情前紫淵託爲尚賓公立傳僕諾之且欲轉託琢崑淵所委者乃誌墓之文也僕以見囑於前弟請於後且尚賓公素所傾心遂不敢託人亟應摒管及讀其狀見立嗣一事尚在遲疑又復停筆竊思尚賓公忠孝大節光照史册使無承祀之人其在天之靈得無慟乎此舉紫淵不容但護而坐待之即僕與親翁道義骨肉亦不容坐視也況係尚苑公之意乎親翁急與紫淵討之誌文稍稽

郘園報命

十九日

潁川劉郎甫十五歲送其伯父比部君詩二章讀而悅之口占二十八字郎名扼披讀新詩已冠軍通看潁上動星文只今海內推才子十五吟壇誰似君

二十日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教人好名也蓋深懼人之去仁而不得為仁人君子也觀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

意自見三代而下惟恐人之不好名亦是恐人之
不顧名義公然爲無忌憚之小人縱情聲色貨利
而曰我不欲作僞以欺世盜名耳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此是一種孤意自
立不顧世俗之毀譽砥柱波靡有關世教之人非
一味鄙悋知聚而不知散者也周忠介魏忠介生
豪華浮靡之地而清介絕俗眞可謂儉矣固矣然
其本懷卻欲覆露一世迷以自命千秋
蘇州任山之人自公和始公和前非無人也有人而
不能管業與無人同爭堯夫而業始大光堯夫猶

於義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正其本始也姚詒
對詒公皆實能任山之人君子居賢德以善俗死
無愧焉嗣此而管業者未有所屬子老而病買山
無貧遂令相從之人有餓死黃崗者今頴川劉公
勇來此買山管業者其在斯乎

二十一日

公勇卜居蘇門子曰蘇山之業從此管理有人公勇
遜謝子曰以君之才應有一開闢大業借君管理
此特小試於一劉耳因憶黃石齋與何蘧兆諸子
云宇宙兩薄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是吾家祖業一

件讓人不得然屋上三物日月星三者是聖賢原物屋下三事理象數三者是聖賢本事宇宙上下只此事物交盤不得夫既交盤不得又何以管理此業靜言思之日月星是三要物理象數是三要事我無愧於日月星者則可以為日月星之主我無謬於理象數者則可以為理象數之主任天地日月之晦冥亂臣賊子之抗亂而我惟修身以俟之太極之理到底常留於宇宙間無欲故靜便是真能管業之人白沙有句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摇動一番新凡管業之人定須在此處取齊

孟南問理象數作何解曰一物有一物之理一物有一物之象一物有一物之數三者一時俱有總之是一件三百八十四爻莫非象也而理數在其中矣

二十二日

孔明隆中便知三分天下儀封人一見孔子知爲萬世帝王師此皆非懸斷揣摩當窺其著底處何在漢之季也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孫權借父兄之勢民殷國富此兩人者皆英雄當世未有其敵也一見昭烈知非此人不能當彼兩人故爲畫立家之

策而成鼎足之形儀封人固知當世諸侯王之非
大有爲也非大有爲必不能用孔子天豈虚生孔
子哉一時不受其恩德奕世必徵其效此必然
之理也懿其言以觀其人皆確然有可據之實封
人與孔明於當代之人物衡量已久故入眼自識
之

二十四日

爲魏安梁見泉傳

二十六日

爲李長垣霖寰傳

二十六日

爲亡霸州崔律傳

二十七日

爲黄孟清侍御傳

二十八日

爲孟忠貞肖形傳

二十九日

爲成文穆靖之傳

三十日

爲杜文學傳

題耐巷　孟南讀書渥城索爲書齋題額予以耐巷二字令公勇題之公勇請耐字之旨予曰一人有一人之耐一時有一時之耐耐固不同矣然其大旨居家宜耐淡薄不淡薄則不能明志居心宜耐寧靜不寧靜則不能致遠試保是大有耐性人從古英雄豪傑未有不能耐而能有濟者也公勇曰善遂欣然操筆而書之

十月

朔日

褒渥城舊居西有舍學吉北鄰雙翊孝學吉東鄰居

停六載傍宮牆雲氣淒迷柳色涼草草花花過眼

事好留底本到滄桑

寄懷管時可五修言時可閉門花應陋貧出體中御

健十載缺焉問起居聞君舊恙已消除賤貧非道

應須守兩地行藏共一漁

孟南讀書湿城爲予言管仇兩生獄獄自立口占一

絶憶昔湿城六載餘同人回首幾躊躇傷異涯乾行相繼作古忽聞二妙聯翩起正好南窗共讀書

初二日

復杜君異 意欲留郎君多住幾日再三謂老親答

歸

邸左右無人此王性也不忍久請每憶上生擒其

子來見父執忍不以此齟齬之令郎光祖孫霸

丈定不以爲嫌也公勇猛力拚官遠來築室栖林

似不可令蘇門少范陽杜有道一扃耳如何

初三日

寄蘧蘧　明年八十耳聾眼暗同嘗然爾猶幸飲

食如舊不廢讀書所邀盟於天者已厚矣魏石老

兩序獎誇過情得無令承之者汗顏耶欲寄一字

山人通候貴人尚在躊躇俟足下來面討之

初四日

爲李文正東陽傳

初五日

爲張司馬學顏傳

初六日

爲蘇中丞阜傳

初七日

爲趙督學其道傳

初八日

與田華石　恭喜得孫因道體尚未大健故不敢登

候公勇遠來相倚實以魚與先生爲縣此朋友中

一段快事渠已於孟城築室歸取家眷昨郡尊忽有一票調各屬回籍弟正與此功令相合嚴限促行恐公勇未及來弟且當先去矣殘年隆冬欲俟之春初恐不能待不得不急作歸計耳弟居此十四年前準水陳按君會以隱逸入告見今卜居蘇門山中非有他故也與先生相知之深敢以情告

初九日

爲劉司農體乾傳

是日先慈忌辰

初十日

移所工部倫傳

十一日

題崑淵卷　爲庸衆之子孫人鮮注目焉豪傑之子孫人易傾心爲庸衆之子孫易於遺跡爲豪傑之子孫難於步武崑淵過予兼山堂適與穎上劉公勇過相别之際公勇曰予生也晚不及見文正公令見文正公之子孫如見文正公也爲文以贈之素未謀面一見傾心總爲其爲文正子孫耳故所易在此然其驚心於文正公子孫者蓋有所深望乎文正公子孫也使爲文正公子孫者而猶然與

俗浮沉庸庸無有異於常人則衆人之所驚而異之者不將啞然而笑乎則又其所難者耳如必官文正公之官立文正公之業始爲繩武則又難之難矣陶元亮爲士行爲晉大司馬曾孫而乞食有詩不爲五斗粟折腰如元亮者始謂之能步武耳能易其所難是在晃淵勉之

十二日

爲劉少宰元震傳

十三日

爲梁六老夢龍傳

十四日

再過崑淵卷　崑淵再過余川堂度五郎孝若在焉

予謂之曰昔人云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文正公與鹿忠節之謂也文正公云予在關門不患不能對主上不能對羣臣只患不能對乾岳少有一毫一念之違於理而拂於情便對乾岳不過如何能對主上對羣臣也乾岳實予畏友也乾岳每對予云師相在鄉鄉之親友人人知之人人不知也師相在朝朝中文武人人知之人人不知也某非三年相從某亦不知某竊有厚幸矣兩家先世樹德

之深爲之子孫者不可不知因舉茅止生東便門左手勳名右手節烈之語以告崑淵公勇聞而嘆然曰予久知止生名乃今始識止生面

十五日

爲張職方主敬傳

十六日

友人索書　凡祖父所貽我者株茅片瓦守而勿失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宇宙兩[illegible]完完全全一副家具都是吾家祖業仁人孝子一件讓人不得靜言思之能守祖業之人自唐虞三代以迄春秋戰

問家爹爹幾人堯舜官天下天下至今在夏四百年後而禹之業荒矣商六百年後而湯之業荒矣周八百年後而文武之業又荒春秋戰國時統緒既運似無承業之人而不知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乃總歸併於孔子之一身顏曾思孟皆與孔子共爲管業猶之乎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嗣傳於周程張朱眞能承家立業象山見時便能領畧此事皆所謂孝子慈孫能守祖業之人且責子適周謂獨有星上三件日月星屋下三件理氣數天交盤不得天既交盤不得則此件當屬何人管理恐謂吾人自

與日月星相對日在理象數之中而此六件者正不可須臾離者也豈不可須臾離者而謂與我不相干涉乎隨時隨事能與日月星相對則日月星仍是吾家三要物也隨時隨處不與理象數相違則理象數仍是吾家三要事也堯舜周孔之業莫古常新正於此得之子家地北君家天南四海無家安問祖業而宇宙兩箇大家具須時時在眼前事事在眼前幸勿以無家就荒可也

十七日

資生求書爲題一絶　松菊依然十畝餘草堂原是

舊館居貧綠猶幸託鄰誼好與兒曹共讀書子桁麟門

十四年夾麥邑馬玉筍以夏峯一枝樓子夏峯莊

乃於先生故居追風風雨雨晨夕相過形跡盡忘書

爲兒曹獲

此二人友

奉歸籍之令已束裝待行因諭同人　故國無依輕

去鄉眼穿即攏色潑涼劝麥米遂逐東郡遲客謝

爲客計長　小車林外素相關投贈無庸持白雲

粗糲百年野客味從來風月許平分

十八日

爲王拔萃孟蘊讀傳

十九日

爲孫太僕糈傳

三十日

李綠九學使丞後張裕菴□君高賓皇未在其□傅一朝狼狽攜病挐就道□一朝逐客又三人□八旬病且貧冰雪載塗矮借渡再來誰復是知津

郡伯程念伊爲予轉辭留行□太守風流留客行去留元自要分明書生何與廢官令可待春迴除自乎

二十一日

爲米太僕萬鍾傳

二十二日

爲梁中丞應澤傳

二十三日

爲崔太守景榮傳

二十四日

東田華石　昌言臺臺詩留行歸夢依然曉五更爲

問前期應有在谷城直北是燕京

二十五日

報朱蓉月　寒天辱覩感何可言讀太史手字真切

卷慾一時無聊之情千載友朋之誼總於夜半須

行時一筆託出何物老腐儒而得此於仁人君子

雖有感愧而已府申一日未來此身一日當去倘

潞司再有別說亦無俟三宿而後出晝也店中取

酒亦不妨載此一段明德而歸

二十六日

爲李鎭撫君璉傳

二十七日

爲京師三茂才傳

二十八日

為郭忠武登傳

二十九日

為袁錦衣彬傳

三十日

為張憲使天衢傳

十一月

初一日

為張茂才詩傳

初二日

為傅太常好禮傳

初三日

為朱春靖齋忠兄冤傳

初四日

為衛宜拔時春傳

初五日

巳與韓君詒徵椒來相商　為撰敬行長至前衡矣

晉舊家守聰君留我去各人要此日行戲異日傳

初六日

厭拜巳下稍不吞鏡鍋之例又復前行　旅日東裝

今解裝行囊遂亦兩相忘從來世事亦如此

勞心費三張

初七日

報答月　蕃司文巳下霜天雪夜又復解裝太史公

旅中取酒俱可無用矣

初八日

穆衡寄扇索書　崑淵為予言其季弟穆衡謹言慎動閉戶讀書予曰此便是佳子弟殊可為賢父兄慰高陽才子自古記之君家自文正公三世來才名冠當世而閨門忠孝節義尤彪炳千秋一番發越應自有一番斂藏嚴寒大冬枯寂之極春生方

茂此天道亦人事也處屯蓄晦以待陽和是所望其
於昆季

初九日

題李氏家訓　崛旭輝之韻士也予與之處十四年
矣未嘗聞其有非禮之言見其有非動之動則其
謹躬率物者可知一日過棲山堂出家訓一[illegible]
[illegible]爲類五共百有餘則皆切於身心性命日用飲
食之事而千聖萬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於此予
竟讀而益見崛旭之謹躬率物者固已有素矣豈
僅韻士而已哉予與氏之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從古未有不能訓身而能
訓家者也躬之不逮而徒以言詞則家之人將曰
夫子之教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不從令而從身
家國天下豈有異情哉陸子靜理家三年學問始
有得力處蓋得本之義焉曲旭學詩學禮淑世淑
人故必自淑身以淑家始

初十日

與客談堯夫好將萬里乾坤眼直認十分空水身
透得此中真趣味堯夫之外豈多人

十一日

冬至家祭告祖先　奉送客令刻期啟行同人代請又復解裝歸去有心哉此嚴霜尚安視息敢忘烝嘗一陽來復用薦盤觴念我始祖移自外疆今之故園又成遐方詎能貴人如[illegible]即攏震盛神棲斯堂小大稽首來格來汻

十二日

寄孫柴淵　前託爲令叔尚賓公作志初意欲借行老經閱行老久困於病謝絕文字是淵來復理其說遂不敢以衰遲為辭至立稿一再前不曾及豈有尚賓公忠孝大節令作者致之鬼乎欲緊孫對

楓立嗣李文敏爲之主持鹿恒岳立嗣僕與聞之今日之事燊淵事也僕與穆老亦不容漠不相關大家已有成議小兒當詳以奉告

十三日

生日不爲樂謂父母劬勞之日此至情至性也子極敬其說然兒孫漸長稍知自立[illegible]父母之誕辰絕無菽水之懽猥云生日不爲樂此之於性情何如二三十年來老夫之辰諸兒之辰任彼集老友至戚輩稱一日之觴亦不拒也論性論情固各有攸當耳亦可並行不悖也是日爲泰兒之辰姻友鄉

族皆集因錄此先致奠祖先次拜父兄次受子姪
拜皆在先祠行禮禮畢觴客

十五日

讀高皇嚴光論實足擴光之不逮光聞此言亦不能
稱無罪於文叔愚謂有高皇之論而子陵之高益
高光武之大益大二者各有其說不可以執著論
也。

十六日

寄柴淵崑淵 立嗣一事族黨姻朋公義所在第在
崑玉自處各有攸當崑淵門有父命亦不宜自請

請則疑惑然於生父也恭淵閒無父令亦不宜坐
視坐視則疑漠然於諸父也依我孝行著已多時
若再遲延族黨姻朋將起而議之矣前賢所遺
之產二十年來作何料理應當照舊以存雅道一
不絕吾依非佳子弟之所以承賢父兄也字宜亮
節是人生第一大家當有志者要於此處整理者
家閭門忠孝節義全在昆玉撐柱幸毋推委為荷

十七日

柔之歸喜得是經好音口占以贈　出門三閱月徑
回五千里不辭行路難喜得詳就義敦生具肺肝

君亦全終始因聞全將軍足稱燕趙士

十八日

寄高似斗　適奉逐客之令僕擬刻期就道郡伯詔郡文滿人歸旗漢人歸籍爲廢官解任者說因具文以請藩司批云某既未出仕仍入隣省立戶冊內請詳示夫既不與廢官同科而隣省立戶亦在相犯目今已具呈退地尚不知藩司意如何欲借一言於臬司轉達此情僕春間圖過墅門廡敢曰仍以再來此中兒孫墳墓亦不至闇然銷色耳此事甚借大藺周旋故仍借大藺之使爲聞之左右

十九日

長至後七日晨起有述　羣陰潛伏日相尋稍得[illegible]

陽漸有權莫恃循環天運在此中人事恐多[illegible]

爭勝危微歷有年廓清何日是光天無違三月[illegible]

顔子信不及時莫浪傳

二十日

高皇待有元君臣可謂恩禮之至即位詔云朕[illegible]

絕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illegible]

百有餘年與元幼主書云自伊父子北往沉[illegible]

衛衣食艱辛未知是否古人得天下皆盡殺[illegible]

決不如是故特遣咸禮等護送衛驗首云不絶元之祀與元臣禿魯乃兒不花驗見等者皆反覆以天命人事禍福曉之大哉王言一哉王心

二十一日

高皇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自曲阜來京朝覲謝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欵心勿使有缺此一代關天大規模於此二事具見

二十三日

高皇甘露詔云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朕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

變怪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此妖而悉謂其禍福而忌者有之若以禎祥而非我之兆莫福漸臻若以妖之爲害必逼其身旨日漸其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兒急奏而免絶人非天恩於已逝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之康居于法也　按此論極確明末時亦有可謂感見之時然不知所兆者何人也其異數之瑞乎

二十五日

錢大祀文並歌　天與地不容分社與稷不容分散

以合祭為義歌中歸結康民正是仁人享帝孝子
享親於治國乎何有

二十六日

皇陵碑　去儒臣粉飾之言曲寫艱難困苦之狀以
告後世子孫於此見聖政於此見聖學

二十七日

道愚說　開口古與至睟蟠繞偉服身猶迷不知已
所謂興替受之紛紛起是非之齗齗今古賢愚總
蹈此轍皆道之所患也

二十八日

食[illegible][illegible]詩序

錄倫鞏臣務公去私

二十九日

十二月

初一日

聞四姪維雅暨溺孫婦王氏訃音舉家悽惻因令爲之設酒菓合族之長幼而哀之爲文以告

告四姪維雅暨孫婦王氏文　日爾維雅年五十矣本分自守絕無外慕人見爲無成我喜其能立不依非爲以玷家聲忍辱安貧此便是佳子弟倘爾

之病日夕疏憂前示與來夏暑急促之歸恐與爾不相見抵家三日而爾即逝也亦可謂不幸中之幸也耶孫婦王氏善承祖父之誼亦可謂克家且舉兩子老夫甚喜繼而聞其病劇遂死是門家運簡不傷心汝祖汝父皆悲愛遠在七千里外其生其死又何以爲情耶燈下數言爾兩人之靈應在左右應其鑒之以慰予心

初二日

錄問渠學

初三日

天地鬼神

初四日

人臣言行

初五日

論脩撰劉泰

初六日

復羲嵗峯　學之不明非難明也因無人肯眞實踐

會徒摸之於口耳之間故難也不肯吾儕與他論

之後具大議解肯實做工夫如翁蒙甫人皆初以

閑邪下手志於道也到得據德時正須著力至依

仁而道始大光矣崇效天所謂上律天時也卑法地所謂下襲水土也左右逢源無入而不自得有何同有何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之至善中庸之至誠總是此件然又有說焉夫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在下學之中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下學也所謂到底是閑邪工夫

初七日

擬問心

初八日

楊[illegible]亭攜其子拜先祠

作字規劉石友以其先施也

初九日

賀遜易來探歸籍消息並催先有書

十二日

陶靖節超然千古得力在我愛閒靜四字人皆知愛閒誰實能閒皆知愛靜誰實能靜莫看得輕易非怨恩雙遣正助兩忘者未易承當也

十三日

贈答沈繹堂　寒林長日賦幽居剎咏傳書到草廬如許詩篇追雅頌忽驚霜雪隕庭除山川欲識元

存韻老病空嘶未讀書别後停雲南望切百門泉畔冷樵漁
十四日
對客　老學庵中秉燭遊何期聲氣遠相投草堂七省稱觴客便是羣仙海屋籌　不速姻朋自遠來百年粗糲供卿杯孫曾羣舞堪娛客差勝當時一老萊
十五日
得肥鄉賀應旌高龍一則入敢節録續集
得鄂陵梁延援友誼一則入敢節録續集

得易州田題叔友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孫琴默思中[illegible]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八日

復王玉乘　逐客之令首嚴廢官解任因及隔屬立

戶令俱申說明白可以不行矣然惟可以不行御

欲一行為去可以復來且沿途訪親戚晤朋友偷

別同人詩有句云小車林外素相聞投轄無庸持

白雲粗饌百年野客味從來風月許平分僕意已

定看新春體中如何學問一事寥寥無人極明白

坦易真是飢而食渴而飲御之人承當不能不切

望於親丈筆不盡言言不盡意幸與仁甫兄弟大

家鼓舞以慰老懷

二十一日

楊嶧存與泰兒行完婚禮一如昔歷忠節所定楊[illegible]

[illegible]予舊式四季衣服兩家共辦一切用物隨分

酌量不必鋪張塗飾耳目娶婦嫁女各有攸當古

人以論財爲夷虜之道君子不入其鄉今士大夫

牽於流俗此義不明甯甘破家抵擋流俗其難拂

此予昔嫁女於賈方伯家爲布衣一件蜀之飾賓

一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孝兒生嘗云江南錦

豁略不使纖毫入君家以玷清德以此爲相愛相儆與諸異乎人之愛之敬之與又有詩云短轅自可牽羊往敝屣無勞賣犬裝予最服膺此言願與該俗君子共挽頹風因[illegible]於此

二十五日

立春　此日春生見太和一年好景莫蹉跎平頭八十身猶健矍鑠人稱馬伏波

二十六日

送楊暐庭歸里　婚嫁雖云在異鄉與君鄉誼在參腸冰清殊愧潤冠老玉潤堪稱坦腹郎更喜[illegible]一字

惟貢犬琴書千里喜牽羊歸歟吾黨如相問八十

精神卻似常

譜錄存卷之十八終